

京剧丑角艺术的平民性刍议

■ 秦加山

丑角作为喜剧人物在戏剧中历来都受到人们的喜爱,他的艺术特点是轻松、诙谐、风趣、真实,间或有点酸楚。不管是严肃的正剧,还是明快的喜剧,都有他重要的地位,即便是崇高的悲剧,也离不开他的“解构”,在戏曲界有无丑不成戏之美誉。丑角虽然在戏曲行当“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”中位居末座,但是,在中国戏曲绵延千年的历史中,最后能在戏曲行当中占有稳固地位,除了他的艺术魅力之外,和他的平民性是分不开的。

中国戏曲在题材上有两个传统,一是严肃的命运命题,一是传奇的伦理命题;在功能上也有两个传统,一是教化功能,一是娱乐功能。在中国戏曲史上,严肃的命运命题只占少量的一部分,大部分是伦理、忠孝的故事。这虽然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关,但是最主要的是它具有平民性和观赏性。丑角是最具平民性和观赏性的,丑角艺术是娱乐这一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一直秉持它的平民性、娱乐性,成为戏曲观众喜爱的一个艺术角色。在戏曲诸行当中,丑角的历史最长,脉络最清,上溯先秦的优伶,唐朝的参军戏,都是丑角艺术的源头。近现代以来,京剧丑角表演艺术更加完备,名家大师辈出,为京剧表演艺术的完美而最终成为国粹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丑角艺术的平民性体现在它所扮演的人物。一般说来,丑角多扮演茶房酒保、贩夫狱卒。这倒不是贬低和丑化劳动者,而是用丑角来扮演他们更能体现他们的率真。虽然他们有时质朴,有油滑,但都是我们人性的一种折射。从他们不加修饰的话语中更能反映时代的印记和人民的心声,他们道出了生活的艰辛,道出了人性的弱点,道出了我们心中有而不能与外人道的狡诈。因此,我们在看戏时会时而感叹,时而开怀,又时而发出会心解嘲的窃笑。如《柜中缘》一剧中的三个丑角即淘气和尚两个衙役,淘气天真又带有顽顽,他对妹妹极为关心,处处想要在妹妹面前显示哥哥的权威,但是又没有让妹妹服气的地方。没有办法只好向妹妹让步,闹出了许多笑话,最后向母亲告状还被母亲揍了屁股。我们看的不是淘气是否就那么弱智,是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我们童年的影子,才会发出会心的微笑。而两个衙役表现的又是另一种诙谐,他们的小姑娘玉莲面前,那种狐假虎威,那种貌似机警而又非常愚蠢的表现,是对古代官府爪牙的莫大讽刺和嘲弄,他们临走还偷把酒壶的动作,看似闲笔,实是漫画式的刻画,将这类爪牙雨过地皮湿的行径活脱脱地立在众人面前。在《女起解》和《乌盆记》中崇公道和张别古两个人物,虽然都是老年男子,又都是丑角,但性格迥异。崇公道虽然身为官差,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厚道的老者,他就像一位老爷爷,几十年的官府经历,被他总结成一句话,那就是“公道不公道,只有天知道”。他这句戏言,成了“经典”之语,将厚黑的官场黑幕用平民话的语言揭露无遗,与观众的感情达到了共鸣。

张别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底层劳动者,他应该更具善良的本质,但是,在他善良的本质以外,潜藏着愤世和练达。在赵大家讨债时,他突兀地来了一句“你杀人了吧”,使的赵大吓了一个冷颤。表面上看是戏曲惯用的“插科打诨”,其实是张别古对爆发户的一种嘲弄,也就是愤世的一中表现。在庙里许愿后,他又撒愿,不是他舍不得“一块豆腐和白菜”,风烛残年的他马上也要做鬼了,还怕什么鬼啊?这是他的练达所致。他那句“城隍老爷要是闹起来比小鬼厉害多了”,更是人生的感悟。

丑角艺术的平民性体现在它的解构功能。我们知道,丑角在京剧中扮演的人物身份无所不有,上至帝王将相,下至泼皮无赖,同样是一块豆腐块,所表达的褒贬不同。在扮演下层劳动者的时候,虽然也是用丑角的表演程式,但是对所扮演的人物在人格和人性上是善意的戏谑,对帝王将相则是无情的鞭笞。可以说没有一种艺术能像戏曲艺术这样将貌似崇高、威严、神圣的人物和地位进行世俗化的解构。如《赵氏孤儿》中的晋景公,虽然贵为国君,但是丑角艺术家将他刻画成荒淫愚蠢,脸谱化的表现使一国之君走下神坛,走向世俗。《群英会》中的蒋干,他是曹操帐下的高参,在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演义》中都是正面描写的,如果他真的像京剧中的无能和酸腐,曹操是绝不会要他的,但戏就是戏,京剧丑角艺术也对他进行了解构。在讽刺的同时,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化的谋士,他迂腐但不讨厌,还有一些可爱之处。解构是丑角艺术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手段,他将人物表层的伪装尽行去除,使我们看到了剧中人物的本质和精神内核,增加了娱乐性,充分体现了戏曲美学的观赏性。

丑角艺术的平民性体现在它的表演生活化。京剧艺术的程式化非常突出,不管是生还是旦,他们的念白、动作都是“中规中矩”。在展现程式美和技艺美的同时,不可否认地也拉大了人物和观众的距离,特别是在现代,程式的表演使节奏显得冗长,冲淡了人物性格塑造,很容易使观众产生视觉疲劳。丑角虽然在有些剧中也用韵白和程式,但他的节奏是明快的。如《一捧雪》中的汤勤,他在行当上属袍带丑,说的是韵白,在表演上也运用了程式,但是,汤勤的程式和韵白是为了塑造他的小人得志,在斯文的背后是他肮脏的灵魂,这种装腔作势的表演恰恰是生活中此类小人的真实写照。丑角的表演大部分是“随意”性的,生活化的,语言是直白的,犀利的。特别是他在紧张的情境中猛然跳出,向观众说出出乎其他剧中人意料的“底料”,使剧中人窘迫不堪,使观众发出会心的愉悦的大笑。丑角表演的平民化、生活化,最主要的是他最具人的本质和真实,毫不掩饰自己的丑,丑话说在当面,丑事做在明处,我坏就告诉你我坏。丑角艺术的平民性还在于他始终固守着戏曲功能的本体,那就是娱乐性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